

小区里的树

◆邓有民

小区里的树木何止几十种呢?不过,数量较多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桂花树、栎果树、银杏树、紫薇树、香樟树。

先说桂花树,我搬来的时候,正值中秋时节,道路两旁的桂花都盛开着,淡雅的香气从敞开的车窗飘进来,感觉五脏六腑都舒服。桂花不是观赏树,它是凭花香占据繁华街道和小区花园的。桂花的芳香成了秋天的“标配”,就像蝉鸣是夏天的“标配”一样。过去有“桂花飘香十里”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把桂花香气的“穿透力”表现出来了。小区的桂花树都是新植没几年的,只有一层楼那么高,加上桂花树本来长得慢,我在小区已经住了好几年,感觉这树一点也没有长大。因此,我想起小时候住在乡下老屋,寨子中央紧挨着晒谷坪的路边有一棵老桂花树,树高足有五六层楼高,树冠张开来像一幢大房子,亭亭玉立,树下一片阴凉。一到中秋前后的盛花期,满寨上的人都能闻到它的花香。我家住在村东头,离桂花树的距离,成人步行大约要十分钟,不见桂花,但闻花香,不论是白天劳作,还是夜晚坐在院子里纳凉,大人小孩都能闻到那沁人心脾的香气。如此推算,老家的那棵桂花树得长多少年才有那么大呀!可惜的是,前些年搞房地产开发,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那棵桂花树也不能幸免。但我听村里的几个老人告诉我,为了推倒桂花树,开发商用了三台大型挖掘机和铲车,这些挖掘机和铲车不是出故障熄火,就是开挖机的师傅突然头晕或腹痛,反复折腾了几天,都没办法。最后开发商不知从哪里请来了风水先生,又是摆祭品,又是烧香纸,才顺利地风古树推倒。唉,整村拆迁,寸草不留,一棵树又能怎么样呢?

除了桂花树,小区还有栎树,等到它秋天结果了方好看。我开始并不知道,误以为栎果是花,其实栎树开的是黄花,外形跟桂花相似,为聚伞花序,簇生于叶腋或近伞状排列,每腋内有多朵花,它的花形比桂花大而长,白露一过,风过花飘,如“金雨洒落”,满地“黄金粒”。但它没有桂花的香气,凑近鼻子去闻,反而有点“闷脑壳”。栎花不仅不香,花形也不出众。倒是随着黄花落尽,长出栎果来,反倒十分好看。栎果由三片瓣膜组合成一个圆锥三棱体,里面是栎树的种子,其颜色我见过两种,一种颜色是青绿带黄,还有一种是赭红色的。待栎果成熟后呈棕色或浅红色,形似“小灯笼”,远远看去常常误以为是满树盛开的花朵,一簇一簇的其实是栎果。

银杏在小区要算“大家族”了,它跟栎树一样长得很高,但它的花和果都没有什么观赏价值,它的“观赏点”在叶,一到深秋,树上缀满了金黄的叶子,远远看去,一排排,一片片,很有观感,是入画的风景。特别是西洋油画,它是很好

的素材。银杏通常栽在马路两边,或是小区的休闲地带,其金黄色的落叶铺在地上,很有秋天的意境,能触动文人的秋思,却不招环卫工人的喜欢,因为它每天大量落叶,扫之不尽,我见过一个环卫工用长长的竹竿去打落树上的黄叶,一边打还一边骂:“这该死的树叶!”可见,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我在中学时学过一篇写银杏树的课文,题目忘记了,但内容还依稀记得,银杏树又叫白果树,还叫“公孙树”,大约是说银杏树生长得慢,爷爷栽的树,要等到孙子才能吃到树上的果子。小区里的银杏也有结果的,但仿佛没有人去理会它。我在十多年前吃过银杏果,是远嫁到江苏的堂妹专门给我寄来的,说可以防治高血压。银杏果煮熟了吃,口感有点面,类似小板栗,但板栗软,味道不如板栗香,水气味浓。我还采摘过银杏叶泡水喝,据说也可以防治“三高”,摘的是绿色的嫩叶,不是秋天时的黄叶,感觉味苦而辛。其实,疗效也并不怎么好,后来就放弃了。

紫薇树在小区也很多,小区命名“紫荆苑”,不知是否跟紫薇树有关?紫薇花开在夏秋两季,单朵花开放约一周,整体花期长达百日,因此紫薇花也叫“百日红”。花色有粉红和大红两种,如果是单独一棵,并不出众,但是接连几棵在一起,或者成林成片,花开起来就很热闹了。紫薇花的出名还因为有一部影视剧里的“格格”名叫“紫薇”,是台湾影星林心如饰演的,家喻户晓。但我知道白居易写过一首七绝《紫薇花》:“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由此可见,唐朝人就已经喜欢栽种紫薇树,观赏紫薇花了。

香樟树实在是很普通的树,不独小区里随处可见,城市街道两旁和公园里也常见到,有专门负责培植香樟树作为园林绿化树的基地,一棵胸径达30公分的香樟树可以卖到三千多元。当初,小区开发商为了提高楼盘品位,往往不惜重金购得大香樟来移栽,它成活率高,四季常青,虽然普通,却能营造出小区绿树成荫的优美环境,起到了净化空气质量、提高绿化率的作用。香樟树也开花,但开得很低调,细碎的淡绿色小花藏在深绿的叶子里,经常被人们所忽视,以为香樟树不开花的。但它并没有丝毫的“失落感”,依然亭亭玉立于众多树木之中,以其挺拔的身姿显示出树中“大丈夫”的形象。

坐在书房里,盯着电脑屏幕,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文字后,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只见栎树上的黄花正被秋风摇曳着,洒下粒粒“金雨”。我知道,过不了多久,黄花落尽后,那粉红的栎果比花还好看。这时,一只长着漂亮长尾巴的红嘴蓝鹊突然飞来,在花叶婆娑的树杈间,上下跳跃,发出萌萌的叫声,似乎很赞同我的想法呢。

最高处的九月

——迟献第四十一个教师节

◆黄国奉

教室, 庙堂

行者背篓里
酣睡着一所学校
煤油灯,日光灯……天灯,好点
心灯,拨亮最难
泥土路,水泥路,柏油路,云上天路
都走过
心路,走了一辈子
提心吊胆,如同苦行僧
教室,其实是个庙堂
方寸,宇宙
乡间菩萨与蒙童的牵手同行

铜戒尺的回忆

铮亮,放光
讲台这磨刀石里积满力量
迟到的手板,空旷的名字
从没触碰过,真的
打过一条路,它叫辍学
岔路口,青铜无力流泪
受过伤,流过血
风急背孩子过河,余震碰在碎石上
最后一个撤离教室
铜的身体黯淡衰老
灵魂,发热,发光
像我的爷爷

最高的钟声

钟声,最高处
石头里的风景飘来
老师 一个最朴素的名词
喊出来极具菩萨心肠
鞠躬,顶礼,这是我
从海里能找到的最尊敬的动词
一种言说不出的感动
除了你,这世间谁能让我身体
如此低垂

放飞心灵的一天

◆冰雪

天刚亮,想多睡一会
那只雄鸡一直在打鸣
在乡下,它习惯地催人们早起
还有蝉,也鼓足了劲
把它的声音提得老高
喊醒巢中还在温暖的鸟

初秋的风来得很滋润
在山峰上做成晶莹的繁华
飞出丛林的鸟在欢乐的赶集
此时的寨子被幸福包裹
我发现,昨晚的茶杯
装满这个清晨的歌声

在柚子树下

手机搁在桌上
清风唤醒四条桌腿
把所有信息输送给田野
让蜿蜒的山道弹奏成曲
花草聆听,树木收藏
然后装订成册
溪水当邮递,书香千万家
一张摇椅在柚子树下午睡
游荡的雾是梦中的羽翼
飞向四面八方的坳口
圆一个用语言搭成的桥
架通深渊的峭壁,若干年后
只有雄鹰带来的彩霞
才能抚摸内心的伤痛

你说,这不是旷日持久的等待
而是半个世纪的生命依旧年轻
正如这个时节的柚子
带着青涩,放飞最初梦想
澎湃的心,在起伏的山峰上
跳动无限的向往

落山的太阳
把大地铺成一张巨大的地毯
让星光垂下武陵山脉最高的主峰
邀请林中的绿风,带着声声蟋蟀
跨进举杯醉醉的院门
柚子树的枝丫,怀抱友爱
让轻盈如水的夜色
在山道上涌动一如既往的风情
月光架起通向温馨的桥梁
把龙正舟书写《柚子树下》的诗
谱成一曲意境阑珊的独唱

就从那天起
每当朝阳升起时
你们向前行走的脚步
牵动着我跟随着的心魂

云朵是一顶草帽

我居住的寨子在一座山上
太阳升起时,第一缕彩霞
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
而我站在画卷上与山峰同呼吸
天空是大海的水,蓝得一望无际
一朵没有籍贯的云从海边来
希望的脚步,以倾心的爱慕
正向着我的方向靠拢

岁月无须怜悯,五十年的心脏在慢慢老化
唯一的是那朵云,依旧年轻
把它当成一顶草帽,挡住额头的鬓霜
不会谢幕。到盛世里再走上八万里
每一个里程,都刻着不寻常的经历

梵净山行吟

◆非飞鸟

每一棵树都能立地成佛

在梵净山上
我相信
每一棵树都能立地成佛
每一株草都已悟透禅机

当我还在思考明天的时候
它早已经历了生死
当我还在恐惧死亡的时候
它早已经历千变万化……

掬一把雾



在梵净山
掬一把雾水
止不住心的焦渴
吸几口负氧离子
洗不净发黑的肺叶
磕几个长头
忘不了功利之心

在梵净山
我看见很多人和我一样
看美景,陶醉
然后将自己镶嵌进去
对美景有多迷恋
对尘世的绝望就有多深

遥望金顶

来不及攀爬
就遥望
金顶之上
人如蝼蚁
挨挨挤挤往上爬
只为了看看
自己如何渺小
尘世如何空虚

山下的小树
不看金顶
为了长高
它暗暗发力
金顶只为它翘起大拇指

万卷书漏洞百出



一堆石头垒起来
垒成万卷书
给佛祖读
给菩萨读
给时光老人读
给来往的风读
给尘世里愚蠢的人读

果然,石头里的经文
苍天在念
大地在念
时光在念
风在念

过往的人也在念

我在万卷书里仰望
无意间
看到了万卷书
到处都有漏洞
人们都纷纷
在最大的漏洞里
拍照留念

朝拜

据说佛在山顶
人们就纷纷向上拥挤
但我只为了看山
只为了看树
只为了看大雾包裹着的
大千世界
对于朝佛的人
我愿意侧身让一让
我甘愿被大雾蒙蔽
我愿和悬崖上的一棵树
结为知己
它接受风的鞭打
和我接受时光之箭
是一样的

树神

想洞悉尘世的奥秘
想了悟生死之门
求佛
不如问路边的树
它们的每一条纹理
都是经文
摸一摸它们
亿万年前的皮肤
街一前一后
一年一生死轮回的叶子
张开耳朵
听它们的交谈
每一阵风过后
都会传来
落叶的沙沙声



一万种鸟鸣

每个清晨和傍晚
梵净山上准时响起
一万种鸟鸣
此时
山上的禅寺
一片安宁
僧人们都双手合十
在蒲团上打坐,念经
此时
鸟儿的叫声
风的声音
落叶的声音
僧人的声音
组成强大的声浪
将一颗颗露珠
从草叶上震落
千万滴露珠
汇集成九九溪
从梵净山峡谷
一路狂奔
绵绵不绝
流出尘世
拯救苍生

寻一块安静的地方

◆长青

春光照射
你的身上暖暖的
让你浑身发痒
导航指向长城
让你心动的是桃春姑娘
去探寻她的善良

夏日到了
你不忍动一动满身大汗
脚踩油门
恨不能一脚就到福泽溪谷
退去酷烤的热浪

秋色时光
你寻找着原生态的山庄
山泉水把座席溢满
鱼儿在里撒欢的徜徉

摘几个西红柿酸酸甜甜
烤一根老玉米香满院飘香
溪谷里到处是你想要去的地方
冬阳的日头
总是懒洋洋的爬上山头
你心中左思右想
要是这场大雪该有多好
走在雪面上吱吱嘎嘎作响
野兔奔跑,山鸡鸣,小动物在
捉迷藏
冰车在洁白的地面上穿梭
飞翔
长城下的福泽溪谷
是你,我,他追寻和向往



◆任芳芳

我和爷爷之间算是有着生命里最特殊的缘分,所以才成了爷孙关系。用小姑的话说,当年父母婚久无孕,求医无果,是爷爷主动站出来提议他们领养一个孩子,而我就是在爷爷的这种宽宏大量里闯入任家生活的。爷爷带着任家人接我进驻任家的第一夜很安静,也无月色。我躺在爷爷的怀里不哭不闹,好像婴儿的我为这命运的安排十分满意。成了任家人,我开始去认真地感悟来自于爷爷最纯粹的爱,去了解这位底层百姓的伟大之处。

爷爷是一个苦命的农民,就他而言是没有关于自己爷爷奶奶的记忆的。他三岁丧父,八岁丧母,自幼辗转于几个姑姑之家轮养,受尽人间白眼,和世人的排挤与欺负。但即便是成长于这种环境,他的性格依然开朗乐观,人格健全。关于爷爷成长的故事,就是他在盛夏的夜里摇着蒲扇对着我和堂弟讲述的。

我对爷爷最深的印记是他对小辈的宠爱。天下的爷爷爱自己的孙子乃人间常情,可我的爷爷却略有不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当时一个根深蒂固的习俗,重男轻女之风又格外盛行,爷爷能主动要求我的父母领养我,就足见他的宏大气度,直到逝去他对我一直视如己出百般宠爱。

后来,父叔辈随势涌入南下打工洪流,而我和堂弟则成了留守未成年人,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但我们却又是相当幸运的,爷爷从不苛责于我们,也不给我们安排重活;他唯一安排给我们的“活路”就是放牛,而上山砍柴这件事却是我们跟着寨上的小伙伴主动去做的——除此之外,我们不干任何农活,以至于农村出生的我竟不知农时,分不清何时耕种何种作物。母亲每次务工归来总是对爷爷奶奶一阵抱怨,说他们太“放纵”我,这样会把我家养成一个“懒汉儿”。每当此时,爷爷总是说:“崽崽家嘛,就让他要吧,以后长大就会做了,逼他整哪样!”以我现在的理解力,爷爷的只言片语里藏着他对自身苦难童年的无声反抗,他希望我们不必过早承担“活路”,所以他默默扛下了所有,只为给我们一个快活的童年。听母亲说,他也是这么对待姑姑她们的,连砍猪草这样的“细活”都没有让她们干过。当然我也没有干过。也许是爷爷言传身教的榜样作用,我们也没有成为母亲所担忧的懒汉儿,成人后也能勤俭持家,独当一面。

爷爷对我们的爱还体现在对物质的“大方”上。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人都节衣缩食,能填饱

肚子就不错了。可是我的爷爷却总是想方设法给我们“额外加餐”,每逢赶场天,我们堂兄妹几人只要跟着去赶场,就必能吃到当时一块钱一碗的午餐——而他奶奶就每次都只是在旁边看着我们吃,自己从没舍得吃过一碗。除此之外,我们每人还能得到一块钱的零花钱,要买什么全凭自己。散场时爷爷也总会给我们另外买点零食回家:西瓜成熟的季节是西瓜,甘蔗成熟的季节是甘蔗,桃子成熟的季节是桃子;冬天会买硬硬甜甜的红枣饼,春天会买交缠着的麻花,秋天会买双胞胎方便面……那个时候我们堂兄妹儿人在寨上是最幸福的小孩——这种幸福还体现在上学期间每天5毛钱的早餐钱。

那个年代,农村交通不便,离学校又远,读书需要经过一大片坟地。生于农村从小就听大人们讲各种鬼故事,心里便对鬼有了深入骨髓的怕惧。为克服这个难题,寨上一群孩子便决定结伴去学校。我们的房子是在离大寨子较远的半山腰,我来自胆小,不敢过密林去和寨上的大部队汇合,爷爷就每天早起送我去到那儿,直到我跟上大部队再原路返回。有时候我因为私心想要买点小东西又不敢跟奶奶提及,就会在爷爷送我的途中向他要钱。因为奶奶严厉而爷爷心软,他会满足我的愿望——这时爷爷如果身上有就会直接给我,相反他就会大声喊着我姐姐,是我需要5角钱买哪样哪样,然后返回去给我拿来……

2016年秋,爷爷走了,带着一家人的不舍。爷爷一生以勤劳与慈祥著称,即便是出殡的当夜,也以一步三回头的姿势出现在我的梦里,向我预示他对我们的不舍与眷恋。或因比较偏爱我的缘故,爷爷走后,总是以各种方式慈眉善目地一次次出现在我的梦里。当年年底,我结婚了,可是让我头疼也让两家人烦恼的是久久不孕。这可把全家人都急坏了,养母四处奔波为我求医问药。其实我也很害怕,怕像养父母一样“不孕”,意想不到的是一年,我却打破两个家族的常规,在双方家族都没有双胞胎基因的前提下意外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男婴;并在孩子一个多月时连续多次梦见爷爷手抱一个男婴亲自递到我手里,我当即认为双胞胎是爷爷给我送来的。这件事也许在外人看来仅堪一笑,但是我愿意相信,这是爷爷在延续他生前的爱。

我何其有幸,遇见这样的爷爷……